

《我心中的“李焕英”》征文选登

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，卖菜、卖鱼、卖肉、养猪、养鸡、养鸭……亏过也赚过，可她就是能走过黎明坐等清晨的第一缕曙光，她告诉我她看见的风景超乎想象，她希望我也能去远方，有海浪有海风，风吹浪花起。

我的妈妈，我的阿西玛



母亲阿西玛在贴村里的公告

代而疲惫，畏惧落伍而慌乱。

家乡的核桃树很多，捡了树下掉落的核桃不算偷，村民的夏末都是在捡核桃的农忙里度过。阿西玛也不例外，起早贪黑地从河水流经的山谷里走动，水流的声音盖过了阿西玛的脚步声，直到黎明破晓云雾里才会出现一个人的身影，阿西玛背着背篓走过牛棚猪圈才到我的身旁，拿给我一个那一天最新鲜的核桃，香甜可口。记得有一年夏天，她经过山谷深处踏着石头回家时突然脚下一滑，那个

去远方，有海浪有海风，风吹浪花起。

上高中时，有一天她突然来到我的学校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她是来考驾照的，我想着她骑摩托车时的“损样”，想劝她还是回去好好创他的业。她很执着地对我说已经学会骑摩托车了，骑着摩托车还能去卖肉，下定决心去驾校练车，我怀疑着但仍然双手投了赞同票。记得她第一次挂科的样子，气呼呼的不和任何人讲话，我也在角落里偷偷地笑她，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她是真的强大。拿到驾照的那天她满心欢喜，脸上布满了皱纹也无法阻挡的喜悦和幸福。长大以后我总是心疼阿西玛唯唯诺诺的不敢沉溺于美，更像个忙碌不堪的男人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阿西玛发胖了，容颜不再，她现在都不知道一个口红色号，一个适合自己的粉底液。

我上大学以后父母的生活压力更大了，阿西玛是乡镇里最稳的老司机，自然而然地跑起了出租，拼了命地赚钱。阿西玛不会打扮自己，也舍不得花钱。有时看到她头上时隐时现的银发和脸上没有擦匀的防晒霜，一股酸味从鼻子到眼睛再到嘴唇边，酸味变成了咸。我想阿西玛一定没有买过一件贵的衣服吧，喜欢上漂亮的衣服，拿起来又放下，摸一下又撇下，到我和妹妹买衣服她倒是积极地参谋，即使很贵也没有撇下。有一天我问阿西玛：“不能处理婆媳关系的时候怎么办，有没有想挣脱婚姻，像个自由的小鸟一样飞往山的另一边？”她说：“可你很小，妹妹更小。”当时我哽咽地回了一句：“父亲也爱您啊。”她笑了笑停下手中的工作望了望父亲厚实的背影。

现在的阿西玛在上大学，就这么突然地上学了，刚好赶上潮流上网课呢，又笨又拙的手在纸上写写画画，那字总是在纸上跳跃，飘飘然的，可坚定的心写下了最大的决心。指尖划过手机屏幕按着暂停键，又拿起笔记下老师所讲的一切，我第一次见阿西玛如此娴静样子。就在昨天她让我在电脑里帮她报名考试，可我们相隔甚远。一个在家，一个在学校。一个在云南，一个在拉萨。于是在她和我聊天的讲解下我帮她报了名，但我的态度让她失落了，事后才后悔那种不耐烦，阿西玛可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过。

回学校那天是大年初九，不知怎么特别想哭，天气也是特别阴沉，我看得出阿西玛也有些忧愁，可她一定装出坚强和无所谓的样子。那天所有人都是和我相拥告别，唯独她纹丝不动地站着，我没敢抬头看她擦了擦眼泪转身就走了，路上都是她担心换来的手机铃声。有时阿西玛就是特别倔，好像有个规定是阿西玛不能哭，阿西玛一定要坚强不屈，我只希望她伤心的时候把眼泪流出来，也希望她说她想依靠，一个人扛不住。

说真的，怕阿西玛老去，就怕她老去。

如果她是我的姐妹就好了，她是我的朋友就好了。

这世界不太温柔，这命运不大公平，让她当了妈妈。

初三

散落人间的小石头，河畔倒映着的璀璨星火。父亲斩钉截铁的毕生梦想，洛通河畔上唯一的牧羊女。举止无拘束，行色从容不迫的她还没来得及及做好别人的女儿就做了我的妈妈，为了我们生活的和煦和甜美披上战甲披荆斩棘。谢谢您，阿西玛。

记事起，她就是个素面朝天地并且很要强的小姑娘。我从未见过她打扮自己，也没见过她穿戴一金一银。一件粗糙纹路的毛衣和一条泛白的迷彩裤子，一双适合农村干活时穿的胶钉鞋，就是阿西玛一天甚至一周的穿搭。在我看来她一直都是朴实而又不失气质的农村妇女，蓬松的头发也被制服得服服帖帖，一根细长的辫子从肩头落到纤细的腰间，腰上系着传统彩色的崩崩（藏族服饰中的一种）。

她有一口浓重的乡音，从前没有手机，她的大嗓门最实用，河对面的田地上有偷吃稻谷的牛，她一定会发现并大吼叫别人牵走自家的牛。那一段时间，因为阿西玛的嗓门我在学校里神气了一段时间，但后来也因为阿西玛的大嗓门而羞与朋友们玩，可是要是没有阿西玛的大嗓门，我可能在沉默中溺死了。

记忆的某一片段里阿西玛的脸上有了很多的斑点，是晒斑还是产斑？我也不清楚。只记得她会擦点蜂蜜在脸上，但是蜂蜜不愿在她的脸上久留，汗珠滴落时它也在赶着离场。她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汗珠，我看着那双苍老的、长满了茧和多年后与指纹融合的布满伤疤的双手，潸然泪下。我知道这一双手的创造力非比寻常，而我只期待她用手做出的精致包子。操劳了大半辈子的阿西玛也老了，变成了所有人眼中的中年妇女，当我长到她年轻时的年纪接受着世界带给我的新鲜感时，她却因赶不上时



全家福

眼前锥子似的石头已经插入脚上血流不止，无论怎么叫唤没人理会。无助的她只能使出全部力气把石头推开，抽了一根细藤，把脚绑起来，然后强忍着伤痛回到家中。父亲见状连忙扶住母亲，用酒给母亲的伤口消毒后就赶紧把她送到医院，可回到家的她依旧忙碌。我心疼阿西玛未消肿的脚，却不知所措干着急。

有段时间家里的生活有些拮据，日子也不太如意，阿西玛就开始了创业，和父亲一起撑起一片天面对窘境，当时身边人一片哗然：“她也就不学无术，能有什么能耐啊！就不能和正常的女人那样相夫教子，照顾老人吗？”她没有放弃自己的梦，卖菜、卖鱼、卖肉、养猪、养鸡、养鸭，亏过也赚过，可她也是走过黎明坐等清晨的第一缕曙光，她告诉我她看见的风景超乎想象，她希望我也能

在那艰难的岁月，母亲的苦难，如屋前那棵苦楝树上的叶片，密密匝匝。

时间都去哪儿了？

丁东

“打我有记忆起，妈妈就是中年妇女的样子。所以我总忘记，妈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。”透过影片中的金句，一番穿越，母亲当年忙碌而瘦小的身影，异常清晰地凸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情不自禁地轻唤一声：“你好，陆惠芬！”

要说母亲陆惠芬的经历，还真不简单。她出生于长江下游北岸一商人家，从小在城里长大。家中排行老二，上有一个哥哥，下有三个妹妹。因家庭条件受限，兄妹五人除哥哥读了大学、小妹读完初中外，其余姊妹都未上过学，靠扫盲班识了几个字。母亲18岁那年，应招进了邮政局上班。上班没几年，遭遇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，因城里粮食紧张，便到她家在江南农村的姑妈家寄住。我爷爷、奶奶见母亲长相秀气、性格文静，觉得与我英俊的父亲是天生的配对，便上了心思。母亲的姑妈经不住我爷爷、奶奶的反复央求，带我父亲去外公家提亲。不承想，我父亲以他的朴实和勤快，换来了外公、外婆的默许，成就了一段异地姻缘。

当年，生活相当困难。爷爷、奶奶请长辈们到家里吃顿饭，算是为我父母举办了婚礼。父母婚后第二年的春天，母亲原先上班的邮政局托人捎话，通知复工。而此时，母亲生了我姐姐正在坐月子，没法回城上班。就此在农村扎下了根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与其他农村妇女一样挣工分。

之后，我和弟弟的相继降生，让生活负担更加沉重。别说衣着光鲜了，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。面对如此窘境，要强、勤劳而又爱美的母亲，靠养猪养羊、养鸡养鸭，换回一家人的体面。为了让散乱堆放的被褥、衣物有个好的归宿，让家里显得整洁些，母亲伐倒长在屋后的四、五棵杨树，请木匠打制了一个三开门的衣柜；为住得安全、踏实些，母亲四处收集树枝、秸秆，上窑厂换

回砖块，让原本的土坯墙成了砖墙。就这样，在艰苦生活的夹缝中换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我六岁那年，父亲患了伤寒。在父亲患病的两年中，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上。除背负父亲治病的债务外，母亲既要陪父亲住院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，又要挣工分、喂猪养羊和养鸡。据父亲回忆，那两年，母亲的体重仅有80多斤。在那不堪而艰难的岁月，母亲的苦难，如屋前那棵苦楝树上的叶片，密密匝匝。

在子女的教育上，每一位成功的母亲都自有高招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。记忆中，母亲对我们要求甚严，从不溺爱。用她的话说，“谁不爱自己的孩子，但爱只能放在心里，不能总挂在脸上”。打小时候起，我们姐弟俩每天放学后，每个星期天以及寒暑假，母亲都要给我们分派割猪草、搞卫生、洗衣服、做饭菜、喂鸡鸭、拣麦穗等家务活。有两年，为了多挣点工分，她把生产队加工柳条箱的任务领回家，让我们姐弟俩担负起了刮柳条皮的苦差事。所有活计，母亲自有她一套基于“质”“量”的奖勤罚懒的“考核标准”。视每个人的表现，决定谁有糖果、脆饼吃，谁能买小人书，谁有新书包用，谁有新衣服穿。这极大地培养了我们的自理能力、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。

对于子女的学习，母亲同样是位称职的家长。苦口婆心、榜样激励是她惯常运用的教育方式。她常挂嘴边的“不蒸馒头争口气”那句话，成了相伴我一生的座右铭。在母亲的鞭策与督促下，我们姐弟俩的学习成绩一向较好，屋内的墙上贴满了我们的“三好学生”奖状。后因家庭困难，姐姐、弟弟在分别读完初中、高中后即放弃学业，打工挣钱。只有我一人读完了大学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土地承包到户，乡镇企业兴起，经济快速发展，生活日趋好转。母亲落实了下放工人政策，每年领取一定的生活补贴。九年前，市里出台“农保转城



作者丁东的父母与姐姐(中)

保”的惠民好政策，我出资10万余元为父母买了“城保”，让他们每人每月享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，过上了收入稳定、衣食无忧的幸福晚年生活。

历经沧桑，走过风雨。“你因为你已经很爱很爱妈妈了，但妈妈远比你想象中更爱更爱你！”一部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让我忍不住回头仔细端详年已八旬，一生为家庭、为子女付出的母亲陆惠芬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恩、挚爱和愧疚之意。“时间都去哪儿了？”“这还是当年的陆惠芬吗？”作为子女，我们该以怎样的孝心来回报、抚平母亲脸上那一道道被岁月犁深的皱纹？唯陪伴是最长情的选项。

销售工作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切，能让我回忆起一些味道，像是裹在大木棍子上一卷卷崭新布匹的纺织清香，像是五金件批发市场上能发出叮叮当当的细铁油香……这些都是母亲无形中教给我的，也是她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记。



▲口述者张颖和她的母亲及孩子

▲年轻时的王雅杰

记录：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
口述：企业销售经理 张颖



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开始没多久，贾晓玲就闯了大祸。她拿着假录取通知书骗了母亲，在母亲为她举办的庆功宴上，在众多亲友、特别是还有母亲一辈子的“死对头”面前，她被戳穿了……

屏幕上，母亲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，贾晓玲胆怯地跟在后面。突然，母亲停下来，深呼吸，回过身，竟是满脸微笑。那一刻，昏黄的电影色调中，李焕英笑得耀眼，眼里充满纯真。

看到这一幕，旁边一直吸可乐的观影者，突然不吸了，惊讶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啊，这事就过了？这妈也太好了吧。”

我心里却乐开了花，得意地靠近旁边，低声说：“我妈，就有这么好！”

贾晓玲说，记忆中母亲一直是“中年妇女”的样子，而我的母亲王雅杰，在我眼里，一直是耀眼和纯真的。

在我的出生地，四川省攀枝花市，阳光几乎全年无休，我看到的母亲，总是在阳光的灼灼照射下，暖的“耀眼”，活得“纯真”……

我父母都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，我是“80后”，那时，教育理念是“鼓不打响”，孩子有错，打几棍子，是为孩子好。而且，孩子成绩好才有出息，才能为父母争气。

从小到大，我并不比贾晓玲要“争气”多少，但闯的祸并不比她少，但几乎没挨过打。记得在初中时，我不喜欢上英语课，上课前，我把教室里的灯泡都给拆了。很快，我就被“逮”住了，我爸妈都被请到了学校。从学校回家那一路，我跟着父母，和贾晓玲一样忐忑，心想，这回得挨打。但却没有，如往常一样吃饭做作业……现在问我妈，当时为什么没打我，我妈说：“都做做了，打有什么用，孩子都是调皮的。”

这无条件的爱，在我眼里就是不同寻常的“耀眼”。

记忆中，为数不多的几次挨打，大多都是吓唬，母亲在我后背拍两下，根本打不疼。但有一次，因为我调皮，母亲晾衣服，顺手用衣架敲了我几下，把我敲疼了，我就生气地坐在客厅里，不回卧室睡觉。母亲心疼我，过来抱着我。

大学毕业后，在成都做过很多份工作，其中有一份工作，又轻松又挣钱。那时，同龄人月工资平均两三千元时，我一个月的收入已上万。

那时，刚兴起保健品热，行业不像现在规范有序，我的工作就是将社区居民召集起来，带他们做活动、做宣传、做服务的同时卖产品。还常常会到居民的家里去走访慰问，目的也是卖产品。

但这份工作，我却一直做得很不踏实，也很不开心，我觉得公司对产品的介绍有点夸张，不够诚实。其中，我的一位客户，是一位阿姨，对我特别好，我每次说要到她家去，她便会远远地站在窗口望我，看我快到了，就把各种水果削好，切好，各种零食小吃摆满一桌子……她让我想起了母亲。于是我辞职了，这份工作总共干了不到三个月。

母亲，留在我身上、心里的印记还有很多。

我父母是随他们父母援建，从东北来到攀枝花。父母延续上一辈的使命，也在攀枝花进行工业建设。父亲在工厂是电工，母亲在工厂的商店里卖布匹。

我从小就在母亲的布匹柜台里窜上窜下，看她推介、量布、卖布。随着改革

开放，商品越来越丰富，很少有人再买布做衣服了，母亲便开始卖五金件，我又常常吵着要和母亲一起去批发市场进货，看她询价、比价、还价。后来，母亲还在单元楼下开过小卖部，一直到年近六旬，才开始休息，安享生活。

而我至今做过的多份工作，样样工作与销售有关。刚毕业还是黄毛丫头时，和同事们上街做推介，同事们都很羞涩，而我却很自如。很多人觉得销售很难，而我却游刃有余，销售工作，让我总觉得很亲切，能让我回忆起一些味道，像是裹在大木棍子上一卷卷崭新布匹的纺织清香，像是五金件批发市场上能发出叮叮当当的细铁油香……这些都是母亲无形中教给我的，也是她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记。

说到我的工作和生活，别人听起来感觉很“动荡”，但我却觉得很幸福。因为我从小就能为自己的生活做主，一直能选择自己想做的工作，一直可以自己做。而这，则来源于母亲对我无条件的“支持”。

母亲从没有对我说过她对我在职业上的期盼。2003年，非典疫情发生，那年也正逢我高考，我从电视上看到医务人员在疫情中的奉献，很英勇，于是也想成为医务工作者，我报考了相关专业。母亲支持我。

大学毕业后我没做医务工作，而是任性地在各种行业里“漂”，在各类公司卖过各种产品，母亲从不评价，只要我需要，她就第一时间出现，一直这样默默地支持我，直到现在。

我有时候也有点懊悔，没有成为母亲的骄傲。母亲什么都不说，每次看到我，都是满意的微笑，满眼的纯真。那一刻，我就深深体会到了鲁迅所说“母亲是伟大的”这句话的含义。

在我心里，我的母亲予我，就是伟大的。

我的朋友听我说说母亲，常问：“你妈怎么这么好？”

我妈为什么能这么好？我也常思索。在我了解了我的家乡历史后，我从中找到了一些关联。

攀枝花，蜀地南端，金沙江畔，是攀西大裂谷里生长出的一座现代化的城市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，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我的父母和数百万建设者一样，远离故土，毅然决然地在这西部的大山沟里，把青春奉献给了三线建设。

在那个火红年代，父母发扬“艰苦创业、勇于创新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”的三线精神，他们全身心做奉献，对国家充满热爱，这样的爱是纯真的。纯真的他们，对我的期待，如李焕英一样，没有一点功利，表现出来的就是希望我正直、健康和快乐。

从微观角度，我父母各自出生的家庭也非常纯真。亲家相处一直融洽，从无纠葛。我姥姥病重，子女们无暇照顾，是我奶奶一直床边悉心照料，直到最后。我母亲常说，姥姥走后，奶奶就是她的母亲，她也一定要孝敬到底。

母亲这么好，还来自她的家庭，我的姥姥、姥爷多子女中，只有母亲一个女儿，母亲疼爱我，也如当年她被那般呵护。我现在也是一位妈妈了，对我的孩子，也自然地延续着母亲这般“耀眼”的爱。

在日新月异的年代，在繁华喧闹的大都市闯荡，儿时父母对家国的淳朴热爱，以及家里那份长久的真诚和谐，一直支持着我在生活中裹挟着“纯真”底色，并继续用这份“纯真”滋养着我的家庭……

我妈，就有这么好！